

THE MAP WAS WRONG



第二部

门槛 1

地图错了

有一种奇怪的傲慢，始终伴随着人类。

我们以为自己能够预测人生。

我们花费多年制定计划。

五年目标。

十年战略。

预算。

预测。

日程表。

地图。

然后，现实来了。

而现实从来没有读过我们的日程安排。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相信经验会带来可预见性。

学得越多。

知道得越多。

走得越远。

就越应该能够明白将会发生什么。

这看起来合乎逻辑。

看起来合情合理。

甚至看起来很科学。

后来，人生却乐于证明恰恰相反。

最重要的转折，总是不请自来。

没有预约。

没有事先通知。

没有警告。

它们就这样来了。

有时以机会的形式。

有时以失去的形式。

有时以一次相遇的形式。

有时以疾病的形式。

区别只有在事后才能明白。

身在其中时，它们看起来都是同一回事。

一次中断。

一个突变。

一段弯路。

回顾直到那一刻为止走过的路，我开始注意到一种奇妙的图案。

每当我确信自己已经明白了一切，总会发生一件事，改变了问题本身。

而当问题改变时，答案也随之失去了价值。

我记得我人生中的一段特别时期。

我有经验。

有责任。

有成绩。

有学识。

一切似乎都指向一条相当清晰的轨迹。

我确信未来会沿着某个方向走下去。

不是因为我自负。

而是因为数据似乎这样说。

然后，人生做了它最擅长的事。

换掉了牌桌。

不是规则。

是牌桌。

这是几乎没有人讲述的部分。

当牌桌换了，积累起来的经验并不会消失。

但它变得不够用了。

你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观察。

重新倾听。

这令人难堪。

同时又非同寻常。

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当学生的时间，比自己以为的要长得多。

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欣赏不可预测性。

不是因为它让人舒服。

它从来都不舒服。

而是因为它诚实。

不可预测性迫使人们露出本来的面目。

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时，任何人都可以显得能干。

当计划消失时，品格才会浮现。

我最钦佩的人，不是那些准确预测了未来的人。

而是那些懂得穿越自己未曾预料的未来的人。

这是另一种能力。

稀有得多。

也更有人性得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奖励那些看起来很有把握的人的世界里。

奖励那些说话斩钉截铁的人。

奖励那些承诺结果的人。

奖励那些提供预测的人。

而我，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更加信任那些懂得与不确定共处的人。

因为不确定性不是系统的错误。

它就是系统本身。

宇宙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签过一份可预测性的合同。

然而我们仍然一再感到意外。

我们仍然不断抗议。

我们仍然把意外视为例外。

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

把它视为常态。

当你终于接受了这个想法，有些东西就会改变。

你不再追逐绝对的掌控。

你不再索要保证。

你不再把未来当作私有财产来生活。

你开始像一个探险者那样生活。

带着专注。

带着敬意。

带着好奇。

我记得人生不用言语教给我的一句话：

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从来不会先寄来一封介绍信。

它们来了。

它们进门。

它们改变了风景。

然后它们离开，留下后果。

如何处置这些后果，取决于我们自己。

回头看，我发现许多我视为根本的经历，永远通不过一次理性的事前评估。

它们风险太大。

太不可能。

太复杂。

与我想象的太不一样。

然而，恰恰是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

所以今天，我不再把可预见性视为一种美德。

我把它视为一种安慰。

真正的美德是另一回事。

保持开放。

保持专注。

保持学习的能力。

即使人生换掉了牌桌。

即使命运改变了问题。

即使未来不敲门就走进房间。

因为有一个真理，是我穿越大陆、危机、关系、成功与失败之后学到的。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总是发生在一切预测之外。

而恰恰在那里，故事最好的部分开始了。